

第一與唯一

2021-07-09 聯合報科技·人文聯合講座/ 張俊哲 (台大教授、出版中心主任)



在重新定義屬於自己的第一與尋求唯一所愛的旅程，經常是孤獨的。然而只要啟動旅程，就有希望。圖文：陳佐才／張俊哲

首先，我很誠實地跟大家說：我沒買過捷安特腳踏車，甚至不太記得曾否騎過捷安特。不過，日前捷安特執行長羅祥安對應屆台大畢業生的線上演說，從六月底迄今不到兩周，我至少已聽了四遍：第一遍為線上首播；第二、三遍為重播，分別和研究室與新生專題的同學一起聽；第四遍用來補作演講筆記。聽這麼多次的原因無它，只因言之有物，獲益良多。其中，又以「不求第一，要作唯一」的論點最為精彩，直到今日仍在腦海餘波蕩漾。

其實這個論點只被講不到兩分十五秒，然而我卻深受感動。在聽第二遍時，我馬上想到：要奉「不求第一，要做唯一」為行動圭臬，恐怕有「知易行難」的挑戰！對長期活在長輩期待、同儕壓力、經濟困境的年輕人，不僅早對「第一」無望，還要鼓勵他們喜做「唯一」，實屬奢求。回想自己在年輕時若遇相似景況，也一定只想說：「謝謝收看，別煩！」以過來人的經驗，建議可乾脆暫時兩手一攤，坦承無力拚第一、做唯一，但千萬不要做「唯一的失意者」。請趕快找好朋友或師長聊聊，

把苦水吐一吐，聽聽安慰，或能克服接納自己的障礙。接納了自己，才有動力重啟「第一」與「唯一」的探索。

另外，「**不求第一，要做唯一**」雖蘊含不隨波逐流的美意，但也很可能落入畫地自限的窠臼。例如，在數千萬的物種當中，不難擇其一而專，成為全球研究該物種的少數，甚或唯一。然而若自恃「唯一即第一」，卻缺乏認真的態度，以及踏實的行動，只會自吹自擂，又有何意義？反之，近期遠古甲蟲的新發現，倒為「扎實的唯一」，提供有力的見證。長話短說，科學家運用高科技，在恐龍先祖的糞便化石中找到甲蟲新種，由其所處的環境條件，可推估二億三千萬年前的食物鏈，對解開地球生態變遷之謎，提供重要線索。這樣原本看似冷門的研究，卻提供了宏觀震撼的論述，且被熱門的國際期刊專欄肯定。「認真做唯一」得到實在的回饋，相信在業界也不乏其例。

我深信「第一」與「唯一」非僅不相斥，甚至相輔相成。「第一」可怕之處在於奪冠的壓力，以及得不到第一的痛苦。建議先掙脫要得第一的綑綁，然後重新定義屬於自己的第一，方能享受真正的成就感。至於「唯一」，建議即日起積極找尋自己有興趣的領域和主題，邊學邊找，「唯一」影像之浮現，指日可待。不過，若您有興趣的工作已落在公認的熱門領域，也請當仁不讓。「喜做唯一」並非要人往冷門鑽，乃是鼓

勵勇於聆聽自己。如同行筆至此，我已將演講聽了第五遍。沒有人逼，我只是喜歡聽，並想更精確地掌握內容，作更深度的思考，為讀者負責。很幸運地，第五遍讓我在「求第一」與「做唯一」之間找到了橋梁，那就是——「真誠」。